

STEM 女性不需要成為女超人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在麻省理工學院開始就讀的前幾週，我收到一封學生團體類似官方的郵件，我以為是關於學生社團或活動資訊，但我很驚訝發現內容如「麻省理工學院的確是降低對女性及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數族群（underrepresented minorities）的標準」、「在麻省理工學院女性較男性平均缺少智慧及雄心壯志，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數族群較不是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數族群平均缺少智慧及雄心壯志」（此學生團體之後因未獲核准的郵件被麻省理工學院學生事務協會剔除官方認可）。

之後幾天我懷疑自己是否值得就讀該校。就讀大學時，我盡可能努力，上課、做功課、進行研究和教授討論。在學期間，我很害怕自己不夠好，每次成績不夠高，我擔心之前的信是正確的。4 年後，2001 年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典禮上，我是唯一女性獲得海洋工程大學學位。除兩門音樂課外，我修的每門課都是男性的教授。我的同學、研究計畫成員、學習伙伴和導師都是男性。大多時候我對於成為「在 STEM（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的女性」沒有太多想法，我太忙碌試圖成為 STEM 的學生，但在腦海裡，總是有一個自我歸屬的問題。

近 20 年後，身為教授機械工程課程系列的教授，我的學生有我沒有過的問題：一位 STEM 女教授。女性就讀 STEM 主修，因為他們對這個領域有興趣。許多 STEM 女學生和女教授發現她們處於「STEM 女性」的榜樣，即使是好意，因為性別角色，在具挑戰與嚴謹性的領域增加額外的壓力。研究表示 STEM 領域存在「刻板印象威脅」，擔心刻板印象加強，對女性表現有負面的影響。

我的目標之一是證明妳不需要成為女超人（或超人）才能在 STEM 成功。在 STEM 主修必須全部是 A 的迷思是我們要破除的，迷思鼓勵 STEM 學生隱藏他們認為「失敗」的情況和結果，如不完美的成績、論文被駁回，或是實習被拒絕。當學生理想化的教授很容易：我們不會在履歷和網站上說我們的論文、補助和申請被拒絕。但我在大學課堂和研究小組會議上提到被拒絕和負面的評論，我的學生也瞭解我在大學和研究所課程上的掙扎。

課堂外，我在各式 STEM 和教育學科管理一個大型的大學研究小組。當我回顧過去 10 年曾經是這個小組的學生，我最引以為傲的是這些年輕研究學者所建立的社群。通常小組 80% 是女性，每個人從實驗室第一天開始都清楚不

能忍受歧視。男性或女性、同性戀或異性戀、跨性別者（transgender）或本來性別（cisgender）、黑人或白人 - 當學生加入實驗室，小組承諾支持他們以及協助彼此進行研究，這些年輕研究學者在研究上的合作，其影響超過年級或班級排名。

不允許歧視是不夠的，這是一個教師做榜樣的機會，確保學生能夠識別和反對偏見與歧視。如過去幾年在 STEM 學術界的性騷擾，重要是我們討論它而不是忽視。我們必須對我們的差異進行嚴峻且尊重的對話，我們也要質疑我們提出的假設和簡化 - 當我們說這個方案適合 STEM 的女性，我們同樣歡迎跨性別女性和順性女（cis-women）？

支持 STEM 女大學生的方法之一是告訴所有大學生沒有一個所謂 STEM 成功的模範。這些領域有許多條路，即使是最成功的學者和主管也會遇到障礙和絆腳石。當我們努力讓 STEM 歡迎和鼓勵女性，希望能夠分享關於 STEM 女性的生活故事。讓我們創造一個環境，學生無論性別是一個獨特的個體，我們教導他們欣賞和認識其他人的差異。

註：本文作者 AnnMarie Thomas 是明尼蘇達州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工程與創業副教授。

譯稿人:姜榕榕

資料來源:2017 年 1 月 22 日 高等教育紀事報